

## 虬髯客傳 杜光庭

班級：

姓名：

座號：

## 壹、寫作背景

唐代自中葉以後，藩鎮各據一方，無視朝廷的存在，仇殺異己，魚肉人民。身處在水深火熱生活中的百姓們，迫切希望奇人異士的出現，為民主持公道，解圍紓困，因此產生豪俠的傳奇小說。

〈虬髯客傳〉寫的是唐代開國元勳李靖為世所用之前的一段傳奇故事。唐史上確有李靖其人，為唐初著名將領，為唐王朝立過不少汗馬功勞。唐太宗十分器重他，許為「一代楷模」，封衛國公。但是隨著時間流轉，關於李靖的傳說加進許多附會演義的成分，根據道教典籍中的記載，李靖年輕時曾遇一仙翁，後來李靖法力無邊，能替海神行雨，行雨過程中不慎多灑了二十滴仙水，結果釀成人間一場大水災，諸如此類的傳說不少，〈虬髯客傳〉中，李靖巧遇虬髯一事，實際上也是這類傳說之餘緒，《神仙感遇傳》也有此記載。

唐代末年，藩鎮割據導致人民生活惶惶不可終日，自然對當年「貞觀之治」的清明世道有所追念，並渴望有李靖這樣的英雄重新出世，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虬髯客傳〉以現實社會的期待出發，來刻劃李靖、虬髯的英雄形象。

## 貳、作者介紹

杜光庭（西元八五〇～九三三年）為唐末五代著名道教人物。字賓聖（一云賓至），號東瀛子。

唐咸通年間，應舉不第，感慨古今沉浮，乃入天臺山修道。唐僖宗聞其名聲，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為道門袖。時人盛讚他為「詞林萬葉，學海千尋，扶宗立教，天下第一」。後避亂入蜀，留成都，受到前蜀高祖王建賞識，命為太子元膺之師，封為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賜號廣成先生。後主王衍受道籙於苑中，以杜光庭為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後杜光庭辭官不就，隱居青城山白雲溪，潛心修道終老。

杜光庭精通儒道典籍，對於道教教義，經典，教史，法術等多有研究，歸納道教科範儀規，對金籙，黃籙，玉籙大齋醮法，以及設壇立儀等規則，頗有建樹，終身注釋，整理道教經文，對道教作過不少實地調查，生平著作極豐，是唐末五代道教學術集大成者。

## 參、國學常識

## 一、小說體裁分類

類別	說明	作品	內容	
( 筆記 ) 小說	漢、魏六朝之作，多為零星記事，欠缺完整結構。	干寶·搜神記	志怪小說	
		劉義慶·世說新語	志人小說	
		張華·博物志	志物小說	
		邯鄲淳·笑林	笑話小說	
( 傳奇 ) 小說	唐代盛行，已有完整結構，為文言短篇小說。	陳玄祐·離魂記	志怪題材	
		沈既濟·枕中記	佛道思想題材	
		李公佐·南柯太守傳		
		蔣防·霍小玉傳	愛情題材	
		白行簡·李娃傳		
		元稹·鶯鶯傳（會真記）	史料題材	
陳鴻·長恨歌傳（或愛情題材）				
( 平話 ) 小說	宋代盛行，以白話為之的話本	白娘娘永鎮雷峰塔	短篇志怪小說	
		大宋宣和遺事	長篇俠義小說	
( 章回 ) 小說	元代開始發展長篇小說，多用白話寫成。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 （出於宋、元間，撰者未詳，中國已亡佚，日本有藏本，也被歸類為話本之列）		
		施耐庵·水滸傳		俠義小說
		羅貫中·三國演義		歷史小說
	明代作品	許仲琳·封神演義	神怪小說	

	清代作品	吳承恩·西遊記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	世情小說
		曹雪芹·紅樓夢	愛情小說
		吳敬梓·儒林外史	諷刺小說
		劉鶚·老殘遊記	譴責小說

## 二、太平廣記

編者	宋·（李昉）等人奉宋太宗敕命集體編纂
篇卷	共五百卷，目錄十卷，參考書籍共 344 種，分為二十五部，為古代文言小說大成
說明	1.宋初人所編的大型類書之一 2.專門收集自漢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說 3.因為成書於太平興國年間，與太平御覽同時編纂，故名 4.四庫全書將此書列為（子）部（小說家）類，稱之為「小說家之淵海」

## 三、傳奇小說

名稱	傳奇一詞，始於唐人（裴鉞）的短篇小說集——《傳奇》		
內容	多為名人、神仙之故事。大致分為神怪、愛情、豪俠、歷史四類		
性質	1.唐人繼六朝志怪小說之後，由設幻小說，發展為寫實的作意小說 2.後人將唐、宋人用文言寫的短篇小說稱為「傳奇」，白話小說則稱為「話本」 3.傳奇，是中國短篇小說的開始		
流變	1.唐代的傳奇小說，已有整個結構的故事，較六朝筆記小說的零星記事，進步甚多 2.宋代的傳奇小說，模仿唐人之作		
影響	唐、宋的傳奇小說多為元雜劇與明、清傳奇所取材，甚而影響日本文壇		
總集	唐人傳奇小說多保存於宋·李昉《太平廣記》之中		
作品代表	唐	志怪	陳玄祐·離魂記（亦可列於愛情） 王度·古鏡記 無名氏·補江總白猿傳
		佛道思想	沈既濟·枕中記 李公佐·南柯太守傳
		愛情	白行簡·李娃傳 蔣防·霍小玉傳 元稹·鶯鶯傳（會真記）
		史料	陳鴻·長恨歌傳 蔣防·霍小玉傳（亦可列於愛情）
		俠士義行	杜光庭·虬髯客傳 裴鉞·聶隱娘 袁郊·紅線傳
	宋	神怪	徐鉉·稽神錄
		人物	樂史·楊太真外傳 綠珠傳
說明	1.唐、宋時代的文言短篇稱為「傳奇」 2.明、清以唱南曲為主的長篇戲曲，亦稱「傳奇」		

## 肆、課文深究

〈虬髯客傳〉一文所要表達的意念是「得天命者為天子」，虬髯雖然具備爭霸天下的條件，是身懷絕技的英雄，又擁萬貫家財，僕役成群，但因看出太原李氏，乃真英主也，所以自甘退讓，並將所有財物贈予李靖以佐助真命天子。在過去神權時代，一切以天命為依歸，在君權時代，亦無不借重此說，所以每當天下紛爭，群雄逐鹿的時代即將結束，一個統一的形勢將要成立時，這些英雄除了武力外，總要有些神話傳說以助長威風，作為號召人心之用，所以〈虬髯客傳〉中所蘊含的思想，實其有所原因目的。

本文寫「風塵三俠」之言行，敢作敢為，具見英雄本色。紅拂之行事之果決、判斷的精準，迥異於傳統婦女角色之畏怯保守；至於李靖之角色，亦顯露不平凡之壯志氣度；當然，全文最成功的是角色為虬髯，他能讓能捨、光明磊落的豪俠本色，堪得「真英雄」之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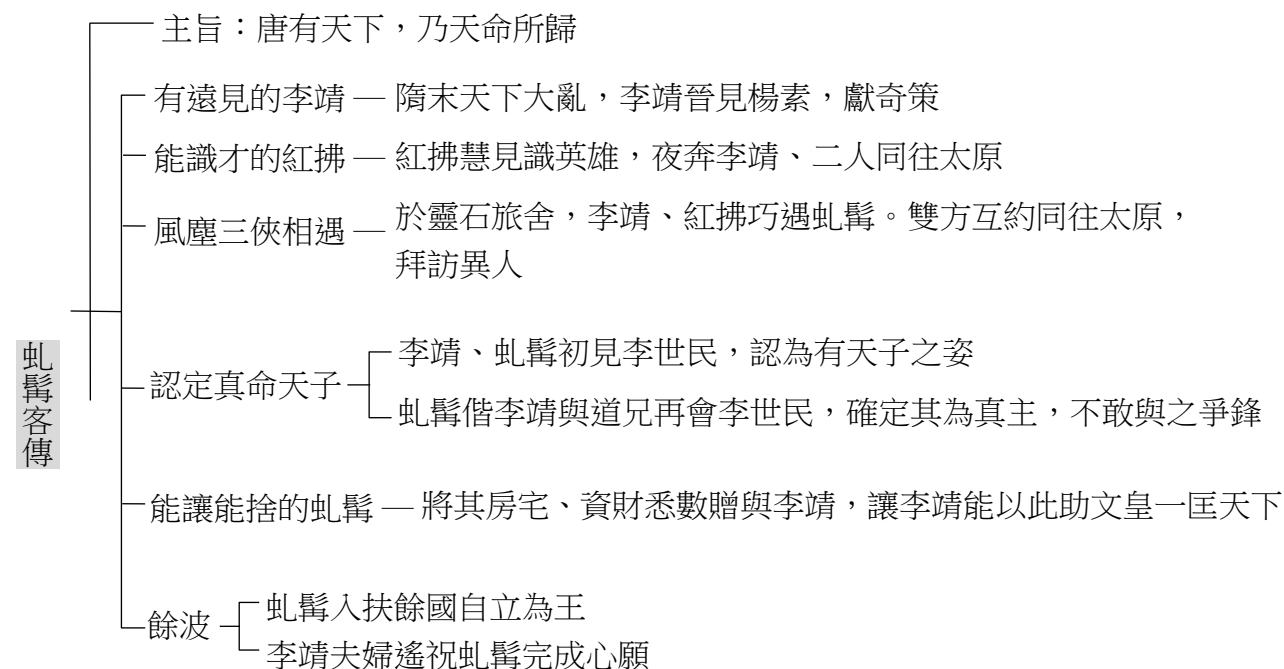
遠見卓識——李靖	大唐開國諸位名將中，兵學涵養最高，樹立戰功最多，領袖群將，在英雄譜上排名第一的，首推衛國公——李靖。是所謂「布衣之士」，其器宇軒昂，堪稱為「大丈夫」，曾謁見權臣——楊素，當場使踞傲之楊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慧眼識珠——紅拂	原為楊素府中的歌妓，後來慧眼識英雄，喬裝夜奔李靖，從中足見紅拂非凡的見識，機智大方、豪爽的性格，及對自由愛情生活的熱烈追求。此外，紅拂不僅識李靖，更見出虬髯的不凡。
雄心壯志——虬髯	本篇的主角人物，作者著意描寫的形象，他為人豪俊卓異，嫉惡如仇，一諾千金，本胸懷大志，本想在中原稱王霸業，但自從認識「真命天子」李世民，即舉家財悉贈李靖，囑咐李靖好好輔佐李世民，自己與妻帶一奴，乘馬而去，並在異地稱王。

全文結構完密，用筆流利，毫無板滯之病，以「乘驢而去」，「又別而去」，「吁嗟而去」，「戎裝乘馬而去」寫出虬髯之飄忽豪爽，以「真天子也」，「亦有龍虎之姿」，寫出李世民與虬髯的成就有高低之別；以「真天人也」，「蓋亦天人耳」，寫出紅拂的機智豪俠，有膽有識。其人物刻劃入微，語言行為生動之處，令人叫絕。從小說藝術上來說，能以不長的篇幅，塑造了三個鮮活生動，神態畢肖的人物形象，將歷史上虛虛實實的人物結合在一起，使我們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實乃作者的藝術創造功力高超所致。

### 伍、修辭舉隅

譬喻	1.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明喻 2.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暗喻，「乃」為喻詞 3.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 ——借喻，「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整句形成「借喻」的「喻依」，省略喻體「我願託君」及喻詞「如」。「絲蘿」借指紅拂女，「喬木」借指李靖
借代	1. 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布衣借代平民 2. 主人西，則酒肆也——以旅館主人借代旅舍
雙關	「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 ——本句以下棋象徵角逐天下，不但指棋局，更指天下之局勢
倒裝	• 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莫我若」為「莫若我」之倒裝
回文	• 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
對偶	• 虎嘯風生，龍吟雲萃
轉品	1. 獨「目」靖——名詞作動詞用 2. 靖出「市」胡餅——名詞作動詞用 3. 「巾櫛」妝飾畢——名詞作動詞用 4. 妓「頷」而去——名詞作動詞用

### 陸、結構表



### 柒、成語集錦

成語	釋	義
群雄逐鹿	喻群雄爭取天下或爭奪地位。	

	義近：起陸之漸、逐鹿中原、先後崛起。
絲蘿託喬	絲蘿不能獨自生存，願依附大樹。比喻女子嫁人，得所依託。
屍居餘氣	比死人只多一口氣，猶言「苟延殘喘」。 義近：旦夕且死、氣息奄奄、行將就木。
不衫不履	未穿著正式士服皮屨，只穿便衣便鞋。多指不拘小節。 義近：不修邊幅、不護細行。
滿座風生	意指言談出色，舉座為之吸引。風生，即談吐風生，形容健談而動聽。
顧盼矚如	視盼之間神采奕奕。 義近：視瞻不凡、炯炯有神、目光如電、目有紫稜。
龍虎之姿	有龍行虎步之態。調英雄儀表，帝王之姿。 義近：龍行虎步、龍驤虎步、鷹揚鳳翽、龍眉鳳目、堯趨舜步、帝王之相、器宇軒昂。
不世之藝	比喻難得的才藝、非凡的才能。 義近：英特之才、不世之才、八斗之才、希世之才、蓋世之才
起陸之漸	比喻群雄乘時並起。 義近：群雄逐鹿、逐鹿中原、先後崛起、風起雲湧、風雲際會。
虎嘯風生	比喻帝王的興起，必有佐命之臣隨之而生。 義近：龍蛇起陸、龍吟雲萃、龍騰雲起、同氣相求。
螳臂拒輪	螳螂用臂膀抵擋疾馳的車輪。比喻不自量力。 義近：螳臂當車、蚍蜉撼樹、以卵投石、不自量力、闖於自見、夸父追日、班門弄斧。

## 捌、延伸學習

### 離魂記 陳玄祐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ㄨ、ㄇㄨ、），家人莫知其狀。

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志（ㄉㄨ、ㄨ、）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廓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ㄊㄩ、ㄩ、）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

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二形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鎰曰：「自宙行，女不言，常如醉狀，信知神魂去耳！」女曰：「實不知身在家，初見宙抱恨而去，某以睡中倉皇走及宙船，亦不知去者為身耶？住者為身耶？」

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歷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語譯：唐朝武則天天授三年，清河郡的張鎰，因做官的緣故，定居在衡州。張鎰性格疏略沉靜，所以知己的朋友很少。他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長女早逝，小女兒倩娘容貌端莊美麗，無人能比。張鎰的外甥名叫王宙，太原人，從小聰明穎悟，容貌儀態俊美。張鎰很器重他，常對人說：「將來打算把倩娘嫁給他。」等到王宙和倩娘都長大成人後，不分日夜，常思念戀慕對方，家人卻絲毫不知道他們的心思。

後來張鎰的幕僚中有一位要赴吏部選官的人向張鎰求親，想娶倩娘為妻，張鎰竟答應了他。倩娘聽說後，心中非常鬱悶，王宙也極為氣惱怨恨，便藉口說該調任官職了，要求去京城。張鎰挽留不住他，就給了他一筆豐厚的路費，送他上路。王宙懷著憤恨悲傷的心情，與家人告別上船。天將黑的時候，船已行駛到離城幾里的群山中。到了半夜，王宙睡不著，忽然聽見岸上有人走得很快的腳步聲，沒一會兒就到了船上。王宙一問，原來是倩娘赤著腳徒步趕來了。王宙驚喜得幾乎要發瘋，握著她的手問她是從哪裡來。倩娘哭著說：「你對我的情義是這樣深重，我連在夢中都想念著你。現在父親要改變我的意願，而我知道你的深情是不會改變的，便想犧牲性命來報答你，因此從家中逃出來和你私奔。」王宙沒有想到事情會是這樣，異常欣喜雀躍。便把倩娘藏

在船裡，連夜逃走，以兩倍的速度趕路，走了幾個月就到了四川。他們在四川過了五年，生了兩個兒子，與張鎰斷絕了音訊。

倩娘常思念父母，有一天，哭著對王宙說：「我以前不忍心辜負你，不顧父女間的恩義與你私奔，到現在已經五年了，一直不能與父母見面，我還有什麼顏面活在天地間？」王宙很憐憫她，對她說：「我們回去就好了，不必傷心。」就和她一起回到了衡州。到了衡州之後，王宙先單獨一人來到張鎰家，首先便為沒有得到允許就娶走倩娘請罪。張鎰說：「你在胡說些什麼！倩娘病在閨房中已經好幾年了！」王宙說：「現在她人就在船上。」張鎰聽了大吃一驚，急忙派人察看。果然發現倩娘人在船上，神情愉快，問派來的人說：「父母親身體還好吧？」家人感到十分奇怪，飛奔回來報告張鎰。家中那個倩娘聽到這個消息，高興地起身下床，梳妝打扮，換了衣服，卻笑著不說話。她出門去迎接船中的倩娘，兩人見面，就很快地合為一體，身上的衣服重疊在一起。張鎰說：「自從王宙走後，你就都不說話，常常像喝醉了酒似的，現在才確實知道原來是你的神魂離開了你的身體。」倩娘說：「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在家裡，當初一看到王宙含恨離開，我在睡夢中慌慌張張地走到了他的船上，也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離開家中，還是仍住在家裡？」

張鎰家中的人因這事情有些怪異，都對外保密。只有親戚中偶然有人偷偷知道這件事的。過了四十年，王宙和倩娘都過世了，他們的兩個兒子都以孝廉中舉，做了縣丞、縣尉之類的官。

我年輕時常常聽別人說起這件事，但講法都不同，也有人說這事情是假的。到了大曆末年，我遇到萊陽縣令張仲規，他才詳細地將事情講給我聽。張鎰就是張仲規的堂叔，所以講得特別清楚，我這才把此事記錄下來。

補充：①「離魂」情節是本篇主線。元·鄭光祖雜劇「倩女離魂」，即據此改編。②明代湯顯祖所寫傳奇劇本《還魂記》又名《牡丹亭》，演杜麗娘死而還魂復生，與柳夢梅結為夫妻的故事，最著名的兩折為〈遊園〉、〈驚夢〉。③清朝蒲松齡所寫《聊齋志異》書中有〈小倩〉，寫的是聶小倩死後受樹精控制，幻化人形害人取命的故事，後來改編成為川劇，並拍成香港電影《倩女幽魂》，故事與〈離魂記〉無涉。④〈離魂記〉：陳玄祐所寫唐朝傳奇，形式是「小說」。

〈倩女離魂〉：元鄭光祖根據〈離魂記〉改編為元雜劇，形式是「戲劇」。

〈還魂記〉：明代湯顯祖所寫的傳奇劇本，形式是「戲劇」。

〈聶小倩〉：清朝蒲松齡所寫短篇故事，形式是「小說」。

〈倩女幽魂〉：根據〈聶小倩〉改編成川劇或電影，形式是「戲劇」。

## 玖、相關名句

### 1. 識時務者為俊傑。

〔釋義〕語本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比喻認清時代潮流者，方可為英雄豪傑。

### 2. 識時務者為俊傑，昧先機者非明哲。

〔釋義〕意味能審時度勢，順應時代潮流的發展才是好漢；不明白事情將要出現的細微的變化者，不是明智的人。

### 3. 想要取得成功，就得順應潮流，切不可不知變通地逆流而動。（澳大利亞·斯長里）

## 李靖

隋煬帝時代，李靖曾擔任長安功曹（縣府人事主任），深獲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的賞識。大業末年，李靖被派往北方前線，調任馬邑郡丞，在李淵帳下和突厥作戰。與李淵相處後，李靖發現他有「四方之志」，即擁兵自立的意思。於是李靖把自己偽裝成囚徒，前往江都，準備向隋煬帝密告。結果走到長安的時候，因兵荒馬亂不能前行，滯留在那裏。李淵自太原起兵後，迅速攻下長安，李靖被俘。臨斬前，李靖大叫：「您興起義兵，本是為了天下，除去暴亂，怎麼不欲完成大事，而以私人恩怨斬殺壯士呢？」李世民勸父親赦免李靖。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衛。

武德四年（621年），李靖向唐高祖獻上平滅蕭銑的十策，唐高祖採納，任命李孝恭為夔州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大造戰艦，訓練水軍。唐軍自夔州（今四川奉節東）順江東下，以廬江王李瑒出襄州（今湖北襄陽），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沅陵），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今漢口），李孝恭接受李靖乘水漲敵懈、迅速進軍江陵的建議，親率戰艦二千多艘順江而下，直搗腹心，攻克荊門（今湖北宜都西北）、宜都（今屬湖北），進抵夷陵（今湖北宜昌），蕭銑部將文士弘率精兵數萬屯

清江（今清江入長江口），前來救援。十月初九李孝恭留李靖守營，自率兵擊文士弘，結果戰敗。文士弘乘勝縱兵搶掠，人皆負重。李靖乘其混亂揮軍出擊，大破文士弘軍，獲舟船 400 餘艘，斬殺及溺死者近萬人，追至枝江（今湖北枝江西南）以東的百里洲，再敗文士弘軍。李靖將舟船散棄江中，任其飄流，以惑援蕭之眾。二十一日蕭銑聽從了中書侍郎岑文本的勸告，投降唐軍。李孝恭接受李靖和岑文本的建議，嚴明軍紀，對蕭銑的降將家眷予以保護，江南各地的叛將紛紛前來投降，李靖因功封永康縣公。李淵又命李靖為嶺南道撫慰大使，招撫了嶺南 96 州，長江中游及嶺南地區盡為唐有。貞觀元年（627 年），官拜刑部尚書，賜封四百戶。貞觀二年（628 年），同時兼任檢校中書令。貞觀三年（629 年），轉任兵部尚書。

唐初，東突厥為最大邊害。貞觀三年（629 年）以李靖為總指揮「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分六路進攻突厥，次年寒冒雪抵達朔州。貞觀四年（630 年）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騎趁黑夜攻下頡利可汗的牙帳所在地定襄，頡利北撤鐵山，李靖趁勝追擊，以一萬精兵趁夜襲擊陰山，斬義成公主，俘虜頡利可汗，東突厥自此平定。太宗說：「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封李靖為代國公。此戰實為李靖軍事生涯成就最高的戰役。

貞觀八年（634 年），西北吐谷渾王慕容伏允犯境，李靖主動請纓，太宗即任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帥唐帝國與西域諸國（如突厥、契苾）聯軍征討吐谷渾。慕容伏允火燒荒野，盡毀草原，以為唐軍不會追擊，李靖採納侯君集之議，分兵兩道追殲，親率李大亮等部由北道切斷其通往祁連山的退路，並迂迴至其首府伏俟城（今青海湖西），李道宗等部由南道追截南逃的吐谷渾軍。南道唐軍歷經無人之境二千餘里，於烏海（今青海苦海）大破伏允部。貞觀九年（635 年），李靖在積石山（今青海阿尼瑪卿山）追至且末（今屬新疆），大敗吐谷渾軍，伏允部下不堪唐軍追擊，殺伏允，伏允之子大寧王慕容順斬天柱王，率部降唐，其國土遂盡歸唐朝。貞觀十一年（637 年），改封為衛國公。

貞觀二十一年（647 年），李靖應唐太宗召，商議討伐高句麗，並自請率兵，唯太宗以其年老而未許。貞觀二十三年（649 年）卒，享壽七十九，諡號為景武，陪葬昭陵。

### 《虬髯客傳》人物形象分析

這篇小說的旨意作者已有交代，大抵如結末所說：「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唐末人談論唐之開國，已是憂慮國脈存絕，而不是驕傲了，從小說主旨看，作者只是為大唐帝國的解體唱了一首有聲有色的挽歌而已。顯而易見，作品的動人之處不在這裏，吸引人的是它所傳達出的那種豪俠之風，紅拂、李靖、虬髯客被後人譽為「風塵三俠」。

紅拂、李靖、虬髯客這三個人物都寫得非常生動，性格鮮明。後世稱他們為「風塵三俠」。但這「三俠」的「俠」的表現，卻又各個不同。虬髯客豪邁絕倫，紅拂是豪爽脫俗，李靖則在豪俠之中帶了幾分書生氣。小說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數筆，就寫出了他們性格的分別。

**紅拂女：**紅拂的俠氣主要體現在對李靖、楊素和虬髯客的態度。紅拂與李靖初次見面，全憑第一眼的觀察，便識李靖為英雄；其夜五更初，到旅店找李靖，投奔而來，來到旅店，脫衣去帽，露出十八九佳麗之形貌，並說「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即為以身相許。這是俠氣之愛。置奢華富貴的生活於不顧，視「重權京師」的楊素為「居屍餘氣」的廢物。這是俠氣之舍。虬髯客闖入逆旅，臥看紅拂梳洗，行為無禮，而紅拂處變不驚，揣度虬髯客非等閒之輩，從容梳妝，鎮靜應酬，不卑不亢，以禮相待，最終為李靖贏得一位豪友。這是俠氣之態。一個十八九歲的殊色佳麗，竟俠氣沖天，見識膽量非凡，不僅有驚人的美麗，更有驚人的事蹟，年輕貌美卻沒有一點忸怩之態，行為堅決果斷，處事乾脆俐落，實為女中豪傑。《紅樓夢》中林黛玉作《五美吟》，所謂「五美」，即為古代五個美人：西施、虞姬、昭君、綠珠、紅拂，紅拂被認為能與西施、虞姬並列。

紅拂作為一個女奴，而敢鄙視權傾朝野的楊素，認為楊素是「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而且毫無顧忌地走出相府（楊素官位「司空」，相當於宰相），選擇自己的自由幸福。這反映了反封建束縛的要求，是《虬髯客》進步的一面。

**李靖：**相比而言，李靖的形象較紅拂顯得單薄，但也不失豪俠之風。他憑一介布衣上謁楊素，並當面指責權貴楊素「不宜踞見賓客。」以布衣身份，上謁本已難得，竟當面指責，不覺有些過分。但他那氣質與風度、自信與沉著，卻使楊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這是憑藉識見與勇敢的俠氣。在逆旅，虬髯客取出負心人的心肝，李靖與之「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這是

帶上野性或魔性的俠氣。

**虬髯客**：李靖是將相之才，虬髯客則是帝王之才。在逆旅，不拘小節，臥看紅拂梳妝，後取天下負心者人頭並心肝，拿心肝切而食之，此中所表現出的俠氣並不是主要的。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的「真天子」出現，他「見之心死」，他的朋友道士見到「真天子」「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驚呼「此局全輸矣」，對虬髯客說：「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虬髯客於是退出中原逐鹿。其實，他為中原起事蓄積已久，積累了巨額財產為起事作準備，儘管如此，他依然毅然決然作出他方為王的抉擇，就作者本意固然在於襯托「真天子」李世民，但對虬髯客而言，這一抉擇則是俠氣滿張。既選擇他方為王，所積累的巨額財產則轉贈給李靖夫婦，作為他們投靠「真天子」建功立業的資本，為知己肝膽相照。

### 試析〈虬髯客傳〉的隱喻主題

〈虬髯客傳〉，屬《唐人小說》中的名篇。因為其中涉及的史事，如隋煬帝之幸江都，群雄之逐鹿，均實有其事。其中涉及的人物如楊素、李靖、劉文靜、李世民，不但是正史有之，而且都是功業赫赫的人物。紅拂、虬髯客附驥其間，也令人「不疑有他」的視為當然存在。相因日久，在一般人心目中，「虬髯客」的故事，彷彿也真成了歷史上的真實情節，甚至加枝添葉；原文中只有姓氏與排行，並沒有名字的虬髯客和紅拂，也有了名字：虬髯客名「張仲堅」，紅拂女名「張出塵」，加上李靖，三人並稱「風塵三俠」。紅拂夜奔李靖，英雄兒女，固然令人欣羨。虬髯客盱衡局勢，飄然遠引，也令人欽慕。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隋唐之際，若少了這一段故事，少了這幾個人物，還真為之失色！

然則，就歷史而言，卻不能不辨其真偽；今日坊間的《唐人小說》，多採汪辟疆選本。汪氏於文後考證，就指出其中最大的破綻：隋煬帝巡幸江都，已是大業十二年的事，而早在十年前的大業二年，楊素就已經死了。同時指出，「虬髯客」離開中原後，向「東南發展」，最後是攻佔「扶餘」自立為主。「扶餘」卻在中土的東北，地理位置的錯謬，也不合於史實。

事實上，「風塵三俠」中，唯一正史有其人的主角李靖，也絕非如〈虬髯客傳〉中所云：大業末還以「布衣」進謁楊素。而早已出仕於隋，為殿內直長。而且傳記中記載：「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卿終當坐此。』」由此一語，一則可以證明楊素早識其人，且極器重。二則可知李靖見楊素，時間最晚，也晚不過大業初；楊素授左僕射在文帝仁壽元年，文帝崩於仁壽四年，煬帝即位改元大業，為酬謝楊素協助他的篡位之功，以為尚書令。二年，拜為司徒。但《資治通鑑》指出：「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猜疑，正是「得位不正」者的共同心態。大業二年七月楊素薨，贈太尉。大業末，楊素屍骨早寒，哪有可能發生踞見李靖之事？又怎麼可能留守長安？既沒有楊素留守長安之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那他身邊手執紅拂的侍兒「張出塵」，又如何能存在？若就文中虬髯客云：「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而以為李靖出身寒微，更是笑話；《新唐書·李靖列傳》明載：「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尚誰！』」韓擒虎是隋代平陳的一代名將！有舅氏如此，李靖能「寒微」到哪裡去？

再則，說李靖與李世民本已有舊，得虬髯客所贈資財，助李世民起義，亦無其事。《新唐書·李靖列傳》：「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查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資治通鑑》則指出：「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民因召置幕府。」這二說雖有出入，但，在李淵父子入長安前，李靖不在他們的陣營中，是無可置疑的。甚且，李靖還與李淵有隙，才有「以私怨殺誼（壯）士」之語；顯然更無在這之前就佐助李世民的理。便不言有隙，《新唐書》的記載，李靖是「自囚上變」，在立場上，是站在隋朝楊氏這一方的，也是與李淵父子對立的。李淵之所以要斬他，便不論嫌隙之說，就為了保密，殺人滅口，在當時也「理由充份」。所以，虬髯客贈金李靖，讓李靖佐助當時身份還只是「州將之子」的李世民，絕無可能。

隋煬帝以「無道」，而導致群雄紛起「逐鹿中原」。每在這樣的時候，總會有些符命圖讖及民間歌謠流傳。照當時的說法，都認為「李」氏將代「楊」氏而興。但最合於歌謠，而被「看好」的「真命天子」，卻不是李淵、李世民父子，而是蒲山郡公李密。當時流傳的「桃李謠」：「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裡，勿浪語，誰道許！」就時人李玄英的解釋，「桃李子」是逃亡的李氏子，李密在大業九年，曾跟著楊素的兒子楊玄感造反，被通緝追捕。也因而「落草」瓦崗，與翟讓等為「寇」，正是在逃的李氏子。而「勿浪語，誰道許」，解為「密」字切合，解為「淵」字卻勉強。事實上，當時李淵雖受些疑忌，卻還是隋之重臣，絕不是「桃李子」！李密在那一段期間的「戲份」，實比李氏父子重得多，也因而甚受當時各路英雄的擁戴。

「小說」本不妨虛構，但這篇小說，卻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自非一般虛構小說可擬。而且，不同於一般小說，他有個強烈而明白的主題：「天命有歸」，意指其他的人，任其烜赫一時，也都只是為人作嫁；以隋唐之際來看，楊玄感如此，李密如此。事實上，各方義軍「各懷鬼胎」，自立稱王稱帝的，在大業十四年，除了李淵之外，還有十三家之多。以自稱「梁帝」的梁師都「帝祚」最久，直到貞觀二年才平定。當然，就李唐而言，還是能以應了「李氏當

興」的圖識，「天下一統，終歸李氏」為說的。汪氏也基於「李氏當興」，引《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髯上可挂一弓。」《西陽雜俎》：「太宗虬髯，常戲張弓矢。」並杜工部《贈汝陽郡王璿詩》：「虬髯似太宗。」等，自下結論：「是虬髯乃太宗矣，文人狡獪，或以太宗救解衛公之故，卒賴其勳助之烈，成不世之勳，顛倒眩惑之辭，敘述異傳奇之體，正小說家一時興到之戲語，不必根據事實也。」換言之，汪氏認為，所謂「虬髯客」者，根本就是照著李世民的形像寫的，也就是李世民的「分身」，整篇小說，只是文人故弄狡獪的遊戲之作。

前輩學者王夢鷗先生指出：「唐太宗之為虬髯，唐時傳說如此，固可深信。然用以解釋虬髯客，則與原故事顛倒，非確論也。」王先生的見解是正確的；雖然，虬髯客的「虬髯」與太宗同，文中也明寫：「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但作者只可能以此表示虬髯客亦具「龍形」，「龍」當也有大小之別；若唐太宗稱「大龍」，虬髯客只能算條「小龍」；只當為一方之雄，而不能為天下主。所以他到扶餘，仍不失一方南面。但將他視為唐太宗的「分身」，是說不通的，絕無可能。

唐代自憲宗以降，外朝有牛李黨爭，內廷有宦官亂政，各方節度，不聽節制，演成割據之勢，以「亂世」來說，幾乎是隋末的翻版。更有甚者，隋代煬帝無道，卻還大權集中於中央，皇權並未旁落。唐代到了憲宗以後，弑、立在於宦官；憲宗、敬宗都為宦官所弑。文宗死，宦官能弑太子，迎立穎王，是為武宗。宣宗駕崩，遺詔立三子夔王李滋為帝。宦官王宗實竟能廢李滋而迎立長子鄆王李確，是為懿宗。由此可知宦官一手遮天的權勢！為害之烈，不遜東漢桓、靈之世。

而除了宦官亂政於內，各方節度使，都已坐大，儼然一方霸主，彼此之間，相互猜忌，乃至攻伐吞併。這一點，由唐代小說《轟隱娘》、《紅線》可見其一二。而《紅線》是唐肅宗至德間事；轟隱娘則是唐德宗貞元間事。那時大唐雖經安史之亂，還在號稱「中興」的階段。到了憲宗之後，政局更每下逾況，不可聞問。各方節度使，明欺唐室微弱，驕兵悍將，恣意而為。酷虐百姓，荼毒地方，民不聊生。各地兵變、民變時有所聞。兵權在握的刺史或軍官，只要有本事攻佔地方，就能自立為節度使，朝廷根本無以節制。尤其荒謬的是：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人民流離，填於溝壑；全國大蝗，赤地千里，京兆尹卻上奏皇帝：「蝗入京畿，不食稼禾，皆抱棘而死。」而宰相、百官居然不但不斥其非，還上表稱賀！這種「昏庸腐敗」，較之隋煬帝時代，更有過之。平心而論，王仙芝、黃巢之亂，何嘗不是「官逼民反」！

在這種背景之下，若說《虬髯客》的作者，用意在以「天命所歸」為李唐張目，就令人不能無疑。就《虬髯客》的內容來看，與其說主張的是「事明主」，不如說主張「擇明主」；以紅拂而言，她原為楊素侍兒，已自有「主」，但能因楊素「屍居餘氣」，一旦見英武有為的李靖，就不惜背「主」夜奔。而作者，並沒有以她背主夜奔而有任何責難，反而藉虬髯客之口，大加稱揚紅拂的慧眼識英雄於末路：「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

李靖，先是遊說楊素，如果楊素能用，當然會投效於楊素幕下。遊說未果，機緣湊巧的與虬髯客訂交，雖未明言，顯然也是惺惺相惜，願共大事的。最後，卻在虬髯客「識時務」的退讓與勸說下，追隨了李世民；由他在虬髯客問他：「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時，答：「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來看，他早識李世民在前，但並沒有決心相從，反而去遊說楊素。由此可知，他也在「擇人而事」，並不一開始就認定某人為主。再看虬髯客請來的道士，見李世民後說：「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顯然，原先也是準備跟著虬髯客舉事的，因發現另有「真英主也」，而打消此念。由此可知，作者並沒有以「從一而終」始為「忠」的想法。倒強調必須識英雄（紅拂之識李靖而夜奔）、識真主（虬髯識李世民而退讓，並勸李靖事李世民），而後從之，並以此建不世功勳。晚唐之亂，尤甚於前代。皇帝或昏暴無能，或嬉遊無度，寵信或受制於宦官，以致政治糜爛，內憂外患交迫，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連年水旱，民不聊生。總而言之，一切亡國的症候，無不顯現。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認為文人會因當年李世民「天命所歸」、「真英主也」，所以現今還應該效忠唐室來撰寫《虬髯客傳》，絕不合於人情義理。事實上，食君之祿的臣子，也許還有忠於一姓的忠君觀念，庶民百姓並不在乎誰家稱王，哪家稱帝，要求的只是「國泰民安」；能給百姓好日子過的，就是好皇帝。至於皇帝姓什麼，絕不重要。中國文士，無不讀史，難道不知朝代興衰更迭之理？還會希望這樣一個已從內裡腐爛到無可救藥的朝代「垂福萬葉」？

當隋末之時，「太原李氏」的確「真英主也」，到晚唐之際，人事早非，等於又到了群雄逐鹿的亂世了，使作者；當也是「水深火熱」中所有的百姓們，盼望著另一個「天命所歸」的「真英主也」快快出世；盼望著出現如李靖這樣的英雄，能擇明主而事，建不世之功。盼望著其他的野心家也能學學虬髯客的「識時務」，退出戰場，不要再「龍戰三二十年」。而能使天下如當日之李氏，在三五年內致太平。恐怕這才是《虬髯客傳》所隱喻的主旨。至於「我皇家垂福萬葉」云云，只能當「政治八股」，這種「八股」，從來沒在中國這塊土地消失過，也就不必認真的當「真」了。

正史，是對當時人、地、時、事的記錄，而歷史小說則是對歷史人物、事件的詮釋；這裡面加入了作者的對他所寫的時代的史觀、史識，和入了作者對歷史人物心理意識、歷史事件背景的分析與判斷，也加入了他的自我投影。加入了他主觀的理智思考、感情投射、情節鋪陳、性格塑造、心理分析……等等。經過加工之後，歷史小說人物已不再是「正史」本紀、列傳的原貌，事件也不是「記事本末」的翻版，而呈現出作者個人的風格色調。而歷史文學之可貴，也正在於此：每一個作者，所呈現於作品中的，除了那一段的時間、空間、人、地、事、物之外，都有一個投影於作品中的「我」！也都有意無意的帶有隱喻其中的深意。這也更提供了讀者更多角度的觀照視野，和閱讀樂趣吧。

節錄自 <http://tw.myblog.yahoo.com/teresea-mingyi/article?mid=15&prev=-2&next=13&page=1&sc=1>